

他感到了莫名的惶恐,早早躺在床上。佯睡中,心中却翻江倒海,无法平息。越看妻子越陌生,越想越后怕。失去信任的日子真不知怎么过,泪水无声地涌出,且看——



平时家里酱油瓶倒在地下,他都不会去扶起来。今天不知接错了哪根神经,突然来了兴趣,打扫起卫生来,想给出差归来的妻子一个惊奇。

做得少,动作有些不熟练。但做卫生还不是什么“高科技”,他努力做着,超水平发挥。住在街边上,窗户不太常开,而灰尘还是厚厚的一层,用手一抹就现形,抹布不到,灰尘就不会自觉跑掉,拧干抹布,细细地擦,不放过一个死角。电视机后面的最容易忽视,手伸不进去,硬是将电视机移动,抹个干净。门窗也全部抹了一遍,那门框上的卫生,妻子够不着,有时也只有放弃,这回他也不放过。洗澡间的玻璃长年留下的水垢,很难清除,他试着用洗涤剂擦,虽然未彻底清除,毕竟明亮了许多。厨房的抽油烟机、灶台有些油迹,用洗洁精抹出现原色。接着是拖地板,角头角落,仔仔细细,认认真真,瓷地板照得见人影,木地板通亮。还有时间,把屋顶花园全部浇透了水,把室内的盆花作了修剪,摆在显眼的位置。做完这些,他都以挑剔的眼光再审视一遍,耳目一新,自己感到满意。虽然汗流浹背,腰酸背痛,想到妻子看到可能会甜蜜的笑,会“赞一个”,他从未幻想这番辛苦很值,当然也体会到做家务的不易,同情理解起妻子来。

妻子是出去旅游的,今晚回家。他准备好妻子爱吃的水果,把灯开着。在灯光的映照下,到处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。虽然房子

不只是伐木,从事任何工作也一样,都应当思考所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合理性与边界,且看——



有一个林业公司,公司老板为了赚更多的钱,就想了一个办法,举办“伐木大赛”,工人们谁砍伐的树木最多,就授予“伐木英雄”的称号,并发奖金。于是,一些工人为了拿到奖金和所谓的“英雄”称号,就拼命地砍树,成片成片的树林倒

当话往“一边”说时

■新 功

不大,装修一般,家具普通,但营造的氛围温馨舒适,他甚至有些陶醉。人生如此,夫复何求?

轻音乐在室内缭绕,他静静地待着,像猫一样乖。门铃响起,他赶紧起身,果然是妻子回来了。“回来了?”一声问候,接过行李,一个紧紧地拥抱。虽然老夫老妻,分别也才几天,但是彼此养成了习惯。这时,所有的灯都打开,室内一片光明。细心的妻子立即捕捉到了自家的变化,不是想像中的那样凌乱不堪、一地鸡毛,而是如此的干净、整洁,甚至比自己在家时还好,那盆花开得如此娇艳。果然惊喜无比:“哇,这是我们家吗?怎么这么好?”这里瞧瞧,那里看看,角湾里还用手去摸摸,厨房里、洗澡间一处都不漏下。没有死角,一尘不染,顿时笑靥如花。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,等待的以为一定是称赞,不禁有些飘飘然。

“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?”语气阴沉,有着明显的质疑。抬头看,是妻子在发话,一脸的狐疑,神色凝重。

吊灯被妻子顺手关了,只留着几盏壁灯,光线暗了下来。妻子坐了下来,喝了一口水又问:“这卫生是你一个人搞的?”眼光像刀一样刺了过来。他怎么听,都好像是在审犯人似的,浑身不自在:“是啊!我都忙了一整天,这衣都被汗湿透了,还没来得及及换呢?”他扯了扯粘乎的衣证明。

“难道怀疑我请人搞的不成。”他底气十足地申辩着。

听到解释,他妻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踱起了方步,接着发问:“那我不在家时,谁来过?”

“你旅游,我出差,只不过比你早回一天,谁会来?”这下,他口气有点不耐烦了,明显地觉察到了不信任、被怀疑。

“那为什么你表现这么好,是不是想弥补点什么?”妻子穷追猛打,一步不让,环环相逼。

这话没想到会从妻子嘴里说出来。他反而冷静了下来,端过茶杯,慢慢品着,并不急于解释什么,又怎么回答?

打开盖子的热茶水汽袅袅上升,他的心绪很不平静。

两人相爱,一路走来,相濡以沫,相互牵手,才有家的今天,来之不易。结婚那时他是

一个农家孩子,参加工作时家底穷,地位低,生活苦。但他很努力,仕途走得顺利,一路晋升。妻子勤劳、节俭、吃苦,而事业渐渐拉开了距离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随着他地位的升迁,她的疑心渐渐多了起来。这个年代,应酬肯定很多,回回都要交代和谁在一起,干什么,甚至还找别人证明,手机有意无意地被她查阅,公文包不能上锁,随时备查。有一回,他和一位女同事出差,纯属工作需要,也根本没有什么。她知道后,寻死觅活地大闹了一回,差点闹出个大笑话。在单位,同事都知道他怕老婆,经常取笑他,搞得他抬不起头来。但是她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,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。当然,她对他生活上的关怀又无微不至,家务从不让他做,旅游前还把家里搞得干干净净再走的。这不,这回他亲自动手做家务,而且做得如此漂亮,她不可理喻了。多疑的心不由自主地想到其他原因上去了,而且越疑越像,脸越来越长。

盖上茶杯,他站了起来,只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你真无聊。”

这时,他脑海里浮现出差前的那一幕,一位同事从北方老家回来,带回了一袋当地土特产送来。他接过,刚送走客人,她就发话:“这个人有什么事求你吧?不然无缘无故送什么东西给你?”他一时语塞,竟不知如何作答。

这回,他只想图个表现,给个惊喜,没有想到惹来一身烦。

很简单的事,正常地看,很好理解。而偏要往“一边”说,就可能完全变味。

这些事,又是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的。一个也没有再问,一个也没有再答。空气似乎凝固起来。

他感到了莫名的惶恐,早早躺在床上。佯睡中,心中却翻江倒海,无法平息。

越看妻子越陌生,越想越后怕。失去信任的日子真不知怎么过,泪水无声地涌出。



扫一扫! 新功在这里

心 语 杂 谈

要有合理的工作意识

■王重希

下,昔日为山中百灵提供庇护的郁郁群山,很快就被一群人砍伐成为光秃秃的山包,而砍树最多的工人拿到了奖金,也被授予所谓的“伐木英雄”称号。

林业公司也许没有违法,因为公司有合法的采伐证。而林业公司的老板为了赚更多的钱,在看似合法经营和砍伐的背后,是否考虑到经济利益之外应有的良知和底线。

从事伐木工作的工人,或为了奖金,或是为了争得所谓的荣誉称号,或是为了养家糊口,即便如此,也该去思考,无度的砍伐会带来什么?无度的砍伐是否合理?不应只做毫无思想的工作者,不应只做毫无思想的盲从者和附庸者,或为了利益而成为恶劣行为的帮凶。

当想一想,看似合法的背后,是否存在着不合理之处,可能因为过度的采伐而带来生态的危害和灾难;当想一想,所从事的工

作其合理性边界在于哪里。如只是为了赚钱,只是为了奖金,或是为了争得所谓的荣誉称号,这种所谓的“荣誉”是否为真正的荣誉,所谓的“英雄”是否为真正的英雄。

不只是伐木,从事任何工作也一样,都应当思考所从事的工作所具有的合理性与边界:即使看似合法,也同样需要思考,是不是合理,这是一种工作意识,也是合理的工作意识。人们也应当去培养合理的工作意识,社会体系也当培植合理的工作意识,因为合理的工作意识符合大家共同的利益,也是责任意识和思想层次的体现。如人们从事任何工作,都具有合理的工作意识,而不仅仅只是出于眼前的利益或欲求,那么,就能够形成为合理的工作态度,也是建筑合理环境的重要条件,也是个人智慧与社会智慧的融合。

小孩的 认知有错吗?

■刘浩然

我们大人只需要把爱交给他们,把充满阳光雨露的小小世界交给他们,让他们尽情遨游,且看——



我记得小孙女在二岁时,有一天中午,我们全家都在喝乌鸡汤。当时,小孙女不肯喝,不喝的原因是她认为鸡没洗干净,全身黑兮兮的。于是,她母亲反复跟她解释,说这是乌鸡,是另一个品种的鸡。还有一次,她和她姐姐去南华大学玩,看见几个黑人留学生,她大声与她姐说:“姐,你看,这些人不爱卫生,脸都没洗干净,脏兮兮的。”她姐跟她解释:那是非洲人,皮肤本来就是黑的。我小孙女半信半疑。哦,我知道啦,那是非洲人养的乌鸡,她姐回来跟我们说起此事,大家哄堂大笑。

小孙女错了吗?我当时沉思了片刻,感到小孙女只是回答幼稚可笑,其实是她的思维还不发达,不能算错误。而是小孩的认知,是一种对事物表象的认知,他们还不会区别表象与本质。还有当大人跟小孩一同走路时,幼小的儿童不会走寻常路,而是专走高而窄的地方,是淘气跳皮吗?不单纯是,优雅胆小的小女孩也喜欢这样走路。这是因为小孩对危险没有认知,他们不懂得生命的脆弱和珍贵,以致于出现很多媒体报道那样:有的小孩死于井洞,丧身于池塘;有的爬窗户从十几层楼上摔下来;还有的小孩乱开碾压机,或爬卷闸门,而死亡……

这就是小孩的认知。这种认知只是一种幼稚不成熟的逻辑,只是一种表象的简单的思维。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逻辑,什么是思维,也根本不知道这世上有许多因果,因此作为大人应对他们加以引导,注意严密关注和监护。

尽管这样,世界的未来是他们的。逻辑的力量挡不住生长的力量,很多正确的道理也许他们还难接受,那就由他们去重新认知和编排。比如说黑人与乌鸡的奇怪推理,比如无知无畏的探索,都有可能引向另一个未知世界。那就暂时由他们懵懂吧,我们大人只需要把爱交给他们,把充满阳光雨露的小小世界交给他们,让他们尽情遨游,这样,小孩才会无忧无虑自由成长。